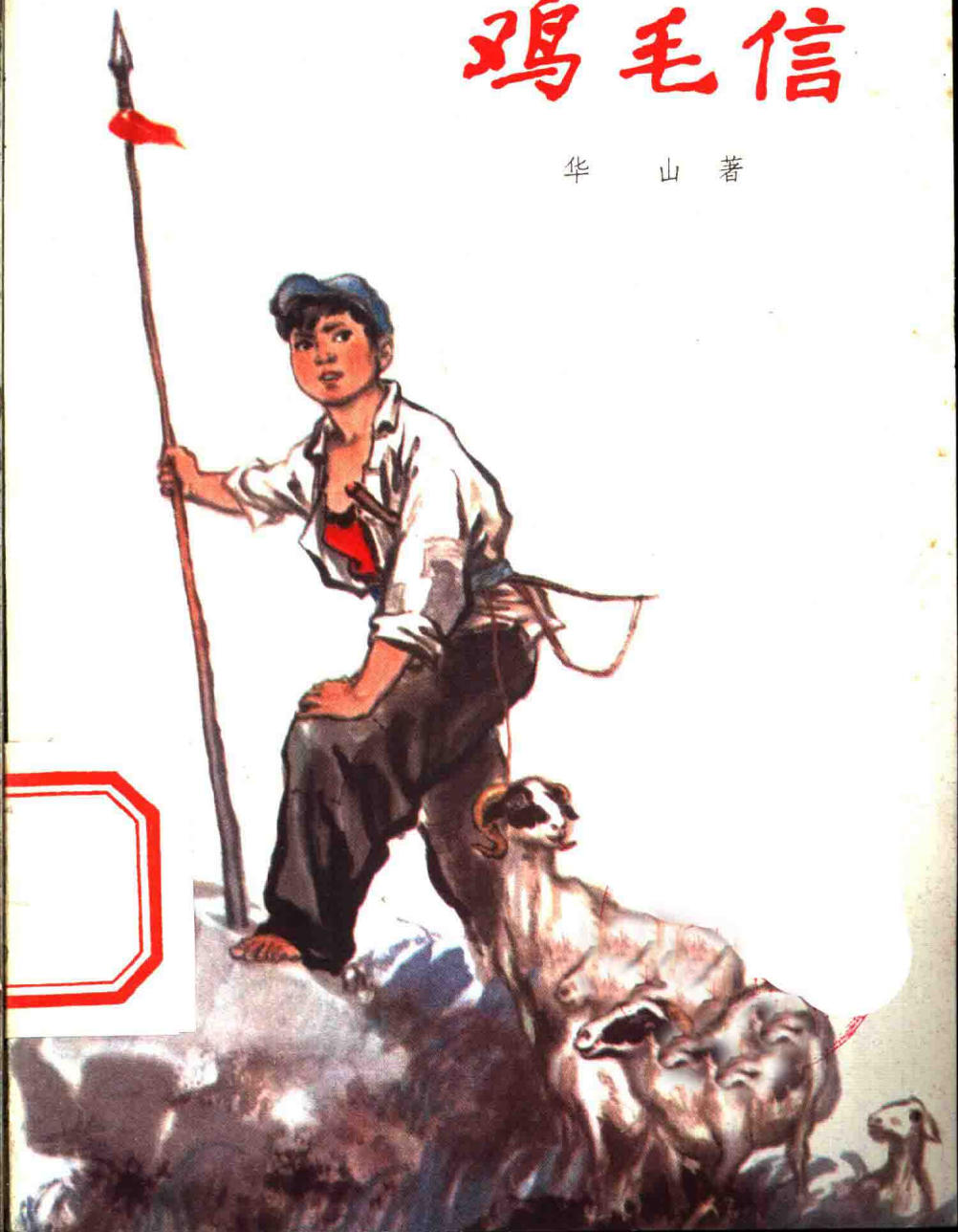


鸡毛信

华 山 著





鸡毛信

华 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太行山抗日战争的一个小故事。

儿童团长海娃，是个勇敢的牧童。有一次，他赶着羊群，给山里的八路军送信，在半路上给进山抢粮的敌人抓住啦。可是海娃带着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不能丢了，更不能让敌人发现。于是，勇敢聪明的海娃，一路上想尽办法，和敌人斗争，终于把信送到了。八路军和平川的抗日游击队里应外合，把敌人的炮楼打开了。

鸡 毛 信

华 山 著

夏书玉 插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35,000

1972年11月第1版 197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01—1,100,000

统一书号：R 10171·155 定价：0.15元



目 录

儿童团长	(1)
消息树	(6)
游击队的信	(10)
羊尾巴	(16)
烤红薯	(21)
海娃的羊	(26)
山庄上	(31)
老绵羊	(36)
屋角里	(42)
小白旗	(48)
又叫逮住了	(53)
三王崩	(57)
小羊道	(63)
海娃挂彩了	(70)



儿童团长

海娃今年十四岁了。海娃放了六年羊。

起初，海娃跟着爸爸放羊。后来爸爸不放羊了。爸爸背上快枪，到铁路边打日本鬼子去啦！——爸爸当了抗日游击队的侦察员。

海娃也打日本鬼子。海娃在自己村里，在龙门村当了儿童团长，就是抗日救国儿童团的团长。

海娃天天到龙门山上，一面放哨，一面放羊。

妈妈给海娃弄了一支红缨枪。

这两天，鬼子又进山“扫荡”啦。妈妈对海娃说：“你要好好放哨啊！鬼子小平川，说声来呀，就到咱



村了。那年鬼子进山抢粮，差点没把妈烧死！跑不及的，都遭害了。”

海娃说：“妈，你放心吧！我是儿童团长啦！”海娃说着，就睡着了。清早醒来，妈妈还坐在炕头纺线哩！海娃说：“妈，别在家里纺线啦，快到山里藏起来吧！”

妈妈说：“好孩子，妈不纺线，家里吃什么呀？你在山上好好放哨，

别淘气，别打架。妈在家纺线就放心了。”

海娃说：“儿童团长，还能打架啦？我只是小时候才淘一点气嘛！”海娃一面穿着衣服，一面说。“我现在呀，跟平川里的放羊娃可要好啦，不打架啦。还教他们唱《红缨枪》，讲‘夜老虎连’掀炮楼。要不，他能告诉我：他老东家是个汉奸吗？那个老东家周剥皮，可坏啦，是个大地主，当了后周庄的维持会长。前天晚上不给他吃饭，还叫他挨门挨户敲锣，给鬼子要牲口……”

“呀！”妈妈叫起来。“这不是鬼子要进山抢粮啦？你怎么不早说呀？快报告村长去！”

“早报告啦！”海娃说。“昨晚回来，就报告啦。要不，村长能叫咱们连夜‘空舍清野’吗？”海娃怪得意地说着，就拿上红缨枪，把羊群赶出圈来，走了。

嘿！村子里到处好忙：有的打麦子，有的磨炒面，有的拎着麻袋盛粮食……小孩也帮着大人，把一袋袋粮食扛上肩头，扛到山里，分散埋藏。海娃甩〔shuǎi〕了一下羊鞭，就唱起来：

上一次鬼子来“扫荡”呀，
狼吃的真厉害；
粮食抢个干干净净呀，
房屋烧成灰。
还呀砸了我老汉呀
一只烟袋。……

唱呀唱的，村头老槐树底下那口破钟响起来了。村长在老槐树底下，敲一阵钟，嚷一阵子，嗓门跟响锣似的，朝村子大声嚷道：

“鬼子‘扫荡’罗！”当当当当……“民兵扛上快枪、火枪、扎枪，随身带上地雷、飞雷、手榴弹，都到老



槐树下集合！跑不动的老人小孩，先到大山里去！在家纺线的、打粮食的，把手头的棉花、粮食、家具安顿好；说走就马上走罗！”当当当当……

转眼间，民兵们都跑到老槐树底下来了。村长对海娃说：

“你在山上，就是咱村的眼睛啦！别让汉奸把你

逮住了。给你颗手榴弹！”

海娃把手榴弹揣到怀里，又唱起来：

这一次鬼子来“扫荡”呀，

狼吃的真倒霉；

秫秸里拉响手榴弹呀，

地窖里趟地雷。

气得他砸了只破夜壶呀，

——也是地雷！

海娃唱着唱着，就上了后山去啦。





消 息 树

后山叫龙门山。海娃到了龙门山上，便把羊鞭插到腰里，蹲在一棵小树底下。

这棵树，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光有枝丫。那时候，麦子早收割了，谷子也出穗了。可是这棵小树，连一点嫩芽也没有。

这棵树，遮不住太阳，挡不了雨。

可是海娃整天守住这棵树。他蹲在树下，用手遮住额角上的太阳，朝东面眯缝起眼睛，了望着大山底下的平川地。

平川上有条小河，银蛇那样，闪着光。河边是条铁路。海娃眯缝起眼睛，就看见：铁路边有好些灰麻

麻的小点子，看起来，就象土疙瘩似的。爸爸说，那些灰疙瘩，就是炮楼，日本鬼子的炮楼。爸爸说，那些炮楼可大哩，能住下好几十个鬼子。爸爸就喜欢到铁路跟前打游击。就是不带他去。真气人！

西面大山那边，停不一会儿响一两声大炮，闷雷一样，听不清楚。——鬼子正在“扫荡”咱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哩。鬼东西！这两天又把大队开到咱们后方去了，到咱们根据地中心抢粮去了。叫你有去无回。等挨揍吧！

平川上却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音。

后周庄那放羊娃，今天上哪里放羊去啦？为啥平川里的放羊娃，一个也不到龙门山来啊？这时候跟谁摔个交子，玩个“鹞[yào]子翻身”、“倒竖蜻蜓”，该多美啊！

干粮也吃过了。会唱的歌儿也没完没了地哼哼过了。平川上怎么也没点动静呢？

海娃心头怪痒痒的，忽然放下红缨枪，两手这么一抡——哈，两条腿已经朝天竖起，两只手却在地上走起来了。

他用手在地上走着，两条腿在空中竖着，拍巴掌似的，一张一合。忽然“扑”的一声，怀里滚出来一颗

手榴弹。海娃一翻身又用腿站了起来。

“你这海娃呀，”海娃一面拾起手榴弹，一面跟自己说。“又淘气啦！又淘气啦！这是玩的时候吗？这是玩的地方吗？你呀，你呀……”

海娃这么说着，心里忽然不闷得慌了。他又蹲在小树底下，眯缝起眼睛，朝着平川了望起来。

灰疙瘩里爬出来一溜黑点子。

那是啥？

海娃揉了揉眼睛：黑点子更加清楚了，蚂蚁似的爬着，老长一溜，朝龙门山这边爬过来。

喝，炮楼里的鬼子出动啦！这边一长溜，那边还有一长溜……

海娃赶忙抓住小树，使劲一扳，——不费事儿便扳倒了。

原来这是一棵假树，是用石头支起的，龙门村的人





都叫它“消息树”。消息树站在山顶上，村里的人看得见，西山上的人看得见；只要消息树一倒，大家马上知道平川里的鬼子进山了。

果然，龙门村的钟声“当当当”地响了起来。人们赶着牲口，扛着粮食，挑着箩筐，背着包袱，捎着家具，都从村里跑到后山，跑进大山沟里。民兵们也拿着武器上山了，还抬着一门榆木炮。

转眼间，钟声停了，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看不到了。都到山里藏起来了。



游击队的信

这时候，在阳坡的石磬小路上，有个人爬上山来。

那个人一面爬，一面朝山顶探着脑袋。

这条路，除了放羊砍柴，村里人是轻易不走的。海娃想：“莫不是个汉奸吧？”

海娃这么一想，赶忙朝羊群甩了一鞭。跟着又甩了一鞭。羊群便乖乖地满坡里散开，钻进野藤乱草里，不见了。

海娃也不见了。海娃溜到一块岩石后面，拨开荆条，钻到一丛酸枣底下。

海娃隐蔽好了，把手榴弹的盖子揭开，扣住火弦，紧紧地握在手里，看那个人上来干啥。

那个人上到山顶，就叫起来：

“海娃！海娃！”

海娃没敢答应。那个人又叫：

“海娃！海娃！”

这回海娃听出来了。是爸爸！是爸爸从平川回来啦。爸爸倒背着的枪托都看清楚啦。

海娃高兴极了，禁不住喊道：

“爸爸！”

“在哪儿？”

“在这里！”

海娃从枣刺底下爬出来，粘了一头乱草。

看着这个样子，爸爸就生气啦。爸爸大声说：“你放啥哨？鬼子快上山了，还满地里乱爬！”

“早看见了！”海娃说。“你瞧！”他指着地上的消息树。“我不好好放哨，它自己会倒下来？——”

爸爸说：“那你乱钻个啥？”

“钻个啥？”海娃也生气了。海娃拧上手榴弹的盖子，嘟起嘴巴说。“谁知道是你呀！要是来个汉奸，怎么办？”

“警惕性倒蛮高哩！”爸爸笑笑说，“可是你钻到酸枣丛下，手榴弹怎么扔出来啊？你要抓活的，又怎么蹦出来啊？也没条后路，怎么打了就跑啊？——啊哈！”爸爸啊哈一声，海娃也笑了。爸爸拍拍海娃的小脑袋说：

“打鬼子，啥时候也要准备好几手啊。不能只顾一头啊。”

说着，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鸡毛信！”海娃一声欢叫，眼睛都亮了。

就是一封鸡毛信！信角上插三根鸡毛的信！爸爸捎来了平川游击队的信！海娃知道：插一根鸡毛，就是“紧急情报”；两根鸡毛，是“十万火急”；三根鸡毛，“万万火急”！就别提有多重要，多紧急了。总之是非常非常紧急的急信，顶顶重要的急信。海娃一见鸡毛信，比谁都急。谁知爸爸比他还急。海娃刚一伸手，爸爸就说：

“马上送到三王村去，亲手交给张连长！三王村联合指挥部的张连长！”

“三王村的张连长？不就是‘夜老虎连’的张连长吗？”

爸爸说：“就是他！上回打碉堡烧火车站，就是

他指挥的！”

“啥情报，那么急？又打大仗啦？”

“又来了，又来了，”爸爸晃着个手指说。“军事秘密，还能说啦？反正啊，”爸爸挤了挤眼睛，“一不能丢失，二不能暴露，三不能耽误！”

“那还用说！”海娃抽了抽帽檐儿，也挤了挤眼睛，“反正啊，‘夜老虎连’一出动，——嗨！”

海娃把手指含到嘴里，打了个响亮的呼哨：“嘘！”接着又是一声长长的呼哨：“嘘……”

羊群听到呼哨，便扑刺刺地钻出乱草丛，跑拢过来。

海娃把羊鞭递给爸爸，说：“给！这岗哨，我交给你啦。”

爸爸不要羊鞭。爸爸说：“你赶上羊走！路上小

